# 蛰伏

月夜无星。小村之中并未受到外界战火的波及，仍旧相对的宁静。其实日寇确实从这里经过了，但却是溃败的日本军人，被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打的一败涂地，逃进了离这里只有80公里的县城龟缩不出了。这里名字叫做偶湾，一个从地图上根本看不见的自然村落，只有30户人家。

村里最多的人都姓李，据说是从唐朝没落的时候躲避战乱流落至此的，还是皇族的后裔。在村里最大的一户人家是李国玉老人为首的一个大家族，有四户人家。李国玉生有3子，长子李引、次子李索、三子李连。三个儿子都娶了妻子，但是只有李引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是长子长孙，李国玉以儒家最为讲究的“仁”为孙子取名李仁。李仁从小就不服管教，经常惹是生非，但是天资聪慧，异禀非凡，所有学业均是学堂的了吗？”这时，李仁的手又准备翻下一页的时候却翻了两页，自然就会倒回一页，就在中间这页还没落下的时候，李仁突然眼前一亮，道：“啊哈——我明白了，吕布老人家真厉害啊，竟然用这个方法防止别人偷学功夫。”原来这书每页所记载的招式并非是从记载的是记载的却是记载的却是上看见了几句话：“初学此法，便有燥身、阳亢之感。若以童子之身练功，需以冷水坐浴三个时辰；如非童子，则可御女直至泄身。待此法修炼至阴阳平衡即可神清气爽，御女不倒尔，既不损阳元亦可男女皆欢。”

李仁此时也顾不得其他了，径直走到外屋吕姐的床前，看见烛光中的吕姐娇艳欲滴的俏脸，俯身下去就亲了一口。吕姐从梦中惊醒，恍惚中看见李仁在床前，忙翻身起来找衣服穿。李仁看着吕姐白如莲藕的玉臂，欲火更加难耐，猛的抱住吕姐，急道：“姐姐，快救救我吧，难过死了。”吕姐被李仁抱得呼吸困难，轻声道：“怎么救你啊？那里难受？快说啊。”李仁放开吕姐，一把脱下裤子，露出下身狰狞的鸡巴道：“这里难受，我要你。”

吕姐一看李仁的鸡巴，吃惊的捂住了小嘴，她从来没见过如此雄壮的男根。死去的丈夫是个病秧子，鸡巴不过三寸多，又细又短。而李仁的才十几岁的孩子却有一根比之一般成年人都长大的鸡巴，足有九寸长，粗如杯口，紫红的龟头散发着淫靡的光芒。吕姐死死盯着这条鸡巴，嘴里却说：“七天还没到啊，少爷你答应我的啊。”李仁强行拉过吕姐的手放在鸡巴上，急道：“你那本书上说的，碰到这个情况必须要睡女人的，我有没成亲，只能找你了，你就行行好吧。”说着就吻住了吕姐的小嘴。

吕姐刚要张嘴说话，李仁的舌头就强行进来了，而且他的手也在吕姐饱满的酥胸上游走。虽然隔着薄薄的亵衣，但是李仁早就在城里的窑子中学过如何挑逗女人，几下抚弄，就让吕姐的下腹一阵颤抖，紧接着玉壶之中就有了湿意，忙不迭的夹紧了一双玉腿。李仁就在吕姐刚刚夹住玉腿之时，猛地横抱起吕姐，在吕姐挣扎之中，来到了里屋的床边。

放下吕姐，李仁伸手就要脱吕姐的亵裤。吕姐双脚乱踢，阻止着李仁。李仁在混乱中抓住了吕姐的一只玉足，看着晶莹剔透，白里透红的美足，张口就在足底的软肉上舔了起来。

吕姐被这突如其来的挑逗弄的又是一阵眩晕，玉壶中更加的潮湿了，嘴里舒服的呻吟起来“呃……少爷……别啊……我们……说好的……还有两天……啊……”

李仁根本不听吕姐的，更加卖力的舔弄吕姐的玉足，甚至用舌头插入脚趾的缝中游走。吕姐这时被这酥麻的刺激弄个的六神无主，玉腿猛地挺直起来。李仁的手借势顺着吕姐的玉腿一路滑下，隔着亵裤摸到了吕姐的玉门，手指准确的点到了吕姐的花蒂之上。

吕姐被李仁如此挑逗，身子犹如去骨一般，瘫倒在床上，玉壶中花蜜不由得流出，浸湿了亵裤。吕姐的嘴里发出了舒服的呻吟，又夹杂着一丝抽泣，“啊……哦……哦……哎呒……不……要……少爷……”

李仁在吕姐瘫软之时，摸到了吕姐的亵裤边缘，借势扯下了吕姐的亵裤。于是吕姐白皙修长的玉腿在李仁面前一览无余，二十四岁正是女人如花般绽放的年龄，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发出吸引异性的光芒和气息，尤其是吕姐，更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而且双腿的尽头交汇处，在黑漆漆泛出一丝淫靡的倒三角的阴毛覆盖下正是李仁向往的桃花源。